

## 村落故事

## 大庙村印迹

□吉秀珍

五月的夏县大庙村山水葱茏,山是绿的,水是绿的,正是游玩的好时节。我们循着白沙河的走向,随着大庙村村委会主任卫良锁的脚步和村会计段建康的讲述,慢慢翻开大庙村古老的文化档案,寻找古村落密码。

越过白沙河水库,穿过樊家峪村头的小树林,逆汩汩不息的溪流而上就到了大庙村。湿地公园依村而建,村里现存天然泉眼三处,泉水甘甜清冽,四季恒温。白沙河穿村而过,河水清澈透明,山上苍翠叠嶂,松柏常青,山坡上郁郁葱葱,驻足于此,花香扑鼻,流水悦耳,令人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

大庙村地处中条山脉,青山环抱,白沙河环绕,不仅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,还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民俗文化。因山水相宜环境优美,早在新石器时代,这里就有了古老的生活聚落,我们的先祖选择了在此生活,踩着青山绿水的灵韵,从混沌蒙昧一步一步走向农耕文明,至今依稀尚存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的痕迹和古墓葬群,被政府划定为古文化古村落保护遗址,属“仰韶文化”范畴,曾出土大量陶器。

大庙村的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沿用已无可考,但名字的来源却有一个故事口口相传。

古代,随着大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农耕文明的发展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,形成了几千人的大型生活聚落。有一年,一伙恶人听闻这个地方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,就进山游玩,途中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,见色起意的恶棍调戏姑娘,被路过的一个勇士相救,勇士在搏斗中赶走了众多恶人,自己也重伤身亡。村民为纪念这名勇敢善良的小伙子,便修建了一座大型庙宇,世代供奉勇士为自己的保护神,并将事迹世代口口相传。其中有主庙场、跑马场、石建尖塔等。因庙宇修建的规模在方圆百里最大,遂名为大庙,大庙村也因此而得名。历朝历代的人们不断修缮维护这座庙宇,香火旺盛经年不衰,善男信女拜者如织。抗战时期,勇敢的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,奋起抵抗外敌。日寇恼羞成怒,一把火将庙宇化为灰烬。现在大庙遗址上依然有残砖破瓦,白云苍狗,岁月沧桑,它静静地躺在黄土里,如那位勇敢的保护神一般,守望着这方土地,诉说着大庙的历史。

二

大庙村是进中条山的必经之路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,如今湿地公园附近的山坡上尚存明清时期古堡残垣遗迹。古堡利用天然地理优势人工开凿而成,分为前中后三个堡垒,设有瞭望洞、兵器洞、食宿洞、练兵场。抗战时期,夏县县城被日寇占领,日军在古堡边上修建碉堡,盘踞于此,切断了县城进入中条山的通道,妄图困



住抗日将士。我抗日将士先后几十次在此与日军战斗,现在城堡上还可见残留的弹孔痕迹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引洪泄水,河流改道,将三座古堡一分为二,古堡就这样在岁月中日渐风化。

为清剿抗日武装力量,日军抓数千中国苦力,在大庙村架桥开路,修建县城进山公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人们在旧桥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胜利桥,以纪念抗战胜利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残存的日军碉堡、断桥,成了县、乡忆苦思甜、不忘历史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。

## 三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人民从此走向了新生。

1949年至1953年,村里成立了互助组,相互帮助搞生产。人们对幸福生活充满希望,情绪空前高涨。

1956年,夏县县政府在大庙村成立了大庙人民公社,大庙村就成了人民公社所在地。

1958年,大庙村党支部正式成立,王金锁任党支部书记。

1963年,农业合作社成立。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,很快进入了人民公社,走上了集体化道路。

1966年,大庙村盖起了大庙公社首座村级舞台,满足了十里八乡村民“开大会、看大戏、看电影”的需求。

1968年,村里建起了以水为动力的石磨坊,有效地解决了本村及周边村的生活磨面问题,还大胆尝试南竹北移,共建成了10余亩竹园。

1974年,村里建成了大庙小学,与大庙初中无缝衔接,解决了本村及周边村孩子们读书难的状况,并大力进行平田整地,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。

1982年仲夏,大庙村户户通电,结束了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点灯靠油的历史,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,村民的家里敞亮了,心里也敞亮了。

1983年,大庙人民公社更名为大庙乡。1986年,村集体对村民基础生活设施进行改善,从村外2公里处修渠铺管引山泉入村,实现户户通自来水。

1989年,县政府利用大庙村自有的水文资源,在大庙村下辖的东张自然村兴建东张水电站,

实现了大庙乡及泗交镇山区的电力自供。

1994年,拓宽改造硬化村巷道和通往县城的道路8公里,改变了大庙村祖祖辈辈依河槽而居的局面,从此山涧变坦途,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。

1998年,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裴海勤领导村民建成了100亩鱼塘,为村集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,并带动了一大批村民发家致富,大庙村也从那时起成了全县闻名的观赏游玩之地。

2016年,大庙村修建了卫生室、文体广场等,同年年底将百亩鱼塘改造成湿地公园,古树参天,鲜花铺阶,赏莲叶田田,听流水潺潺,拱桥台阶错落有致,行走其中,恍若入了江南水乡。

2017年,为了方便农业生产,村委会对各组田间路进行了拓宽改造,给村民生产带来了极大便利。

2018年,村委会拦河修坝,更换陈旧管道,全面提升村里的饮水安全。

2019年,村委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,摸清了村集体的家底,详细规划出大庙村“十四五”目标和任务,积极着手提升集体经济实力,打造集体产业。

2023年,村集体完成了大庙村120亩花椒产业园的建设,迈出了乡村振兴的第一步。

大庙村现有农户142户482人,党员31人,耕地面积1200余亩。近年来,村民已改变传统耕作模式,大力发展花椒、药材等高价值经济作物,每年可产生10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。

古老的大庙如一本厚重的书,如果以年轮为页码,足有数千页之厚。回望大庙村的历史变迁,从钻木取火到农耕文明,从被奴役被剥削被侵略到当家做主人,从解决温饱到全民奔小康,大庙村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。

或许我的文字无法准确地描摹它的山水、它的文化、它的历史,但是山水灵秀依旧,哺育了世世代代勤劳善良的大庙人,一座彩虹桥连接着彩虹旅游公路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外来客,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展望未来,新的变革还在继续,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农村将在大庙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尽情绽放,新时代的大庙人必定会描绘出更美好的画卷。

□邓育秦

往事

那是立冬后的周末,呼啸的北风将老槐树枝丫吹得呜呜作响。我和同学裹着秋衣一路欢声笑语往家赶,闯进院落时,母亲正站在柴扉前张望。她眯起眼上下打量,忽而惊呼:“瘦了!”又皱眉嗔怪:“头发脏了!”她的话语里带着一丝责备,更多的却是心疼。絮絮叨叨间,蒲剧团的锣鼓声隐隐传来。母亲说:“明天咱村逢古会,县剧团今晚唱《彩楼记》,锅里有热包子,你吃了咱们看戏去。”她从柜子里摸出一个红块块包袱,一件蓝色的小大衣在夕阳下泛着棉絮的暖白。

这件衣服做工精致,两边两个斜插兜,左上边还有一个可以插钢笔的平开兜,两排笔直的黑扣子,配上毛茸茸的领子。我立即穿上,把一双辫子从衣服里抽出来,甩到胸前,两只手插进口袋里,满心欢喜。

“妈,你什么时候学会开口袋啦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哪会呀?到供销社扯了一丈蓝布,请你兰兰嫂裁的,这三个口袋是她帮我开的。这个毛领子还是你雨林叔从运城买的。”母亲嘴里喋喋不休,眼睛却像盯着一件宝贝似的看着我,那眼神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。

膨胀的新棉花把衣服撑得圆鼓鼓的,裹住了我苗条的身材。十二三岁正是叛逆的年纪,何况我又那么爱美,宁要风度,不要温度,哪怕脸皱手肿,也要美丽动人。

“妈,这衣服太厚了!”我嘟囔着,心里满是对母亲的不满,跺着脚把新棉衣褪下来,小大衣本该是冬日里的暖阳,此刻却被我弃若敝屣。母亲怔愣在原地,目光里的温柔骤然冷却,她颤抖着指尖抚过衣摆:“这憨娃,想那么多作甚?不冷就好!我们在家都好凑合,怕你冷,妈把分的棉花给你用了一半,整整缝了三天三夜……”

母亲好说歹说,我就是不穿。她扯着我的衣袖,试图将小大衣重新披上我的肩头,我却将头扭向一边,任凭北风灌进单薄的毛衣。她额前的碎发在风中乱舞,像被点燃的干草,嗓门陡然拔高:“你怎么就这么犟呢……”

母亲的吼声让我感到意外,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,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,好似一头被激怒的狮子。我冲出门,要去舅家向外婆诉说我的委屈。

母亲的解放脚(指旧社会裹过脚的妇女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放开后所形成的脚型)在青石板上踉跄,她趔趄着追出门外,发间银丝在暮色里闪着寒光。高明叔拦住我时,母亲已喘成一团,嘴哆嗦着,肩膀抖动,终是没让眼泪落下来。

回到家,我大声哭喊,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母亲僵在门框边,吓得不知所措,软不得,硬不得,像豆腐掉到灰堆里,吹也不是,打也不是,只有手中那件小大衣簌簌发抖。

这时,我发现,平常看似强大的母亲,其实也像孩子一样,脆弱得不堪一击。看着母亲的可怜样,刚才还盛气凌人的我像泄了气的皮球,一下子软了下来。

父亲在外地工作,全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那小小的身躯上,可她从未被困难打倒。她总是教育我们好好学习,叮嘱我们要体谅在外工作的父亲。她织布纺线,缝旧补烂,起早贪黑,日夜操劳。母亲的辛劳如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印刻在我的心中。岁月的风刀霜剑让她浓密的黑发平添了几根白发,在她的额头上刻下了道道皱纹,她的手也变得粗糙起来。而我却浑然不知,慢慢地习惯了她的存在,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的爱,不仅不帮她,反而不领情,还伤她的心,我真是个大混蛋。我后悔自己的愚蠢无知,后悔自己的莽撞冲动,后悔自己的无理取闹,后悔自己的任性不羁。

我愧疚地望了望母亲,想说:“妈,我错了,以后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。”动了动嘴唇,却没有勇气说出口。带着歉意钻进被窝,渐渐进入了梦乡。母亲没去看戏,那晚肯定失眠了。

第二天清晨,母亲像什么都没发生过,该干嘛还干嘛,做饭、择菜、洗衣……我默默地帮母亲窝酸菜,手指触到她粗糙的手背——那是被岁月雕琢的暖玉,是我永远躲不开的温柔乡。

那个寒夜,梦中又听见母亲的叹息:“娃啊,天冷了就多穿点……”我提起这事向母亲道歉,她笑得眼睛眯成月牙:“哪个羔儿不抵母呢?我早都忘了。”妈,无论我伤您多少回,您都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我、惦记我、保护我,您真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港湾。

母亲说,哪个羔儿不抵母?